



台灣生命教育場域的省思

林綺雲／國立台北護理學院生死教育與輔導研究所教授

一、前言

近年來台灣生命教育蓬勃發展，尤其在教育部訂定西元2000年為生命教育年之後，社會大眾與教育界人士對生命教育皆能有所聽聞或有機會接觸。這一兩年教育部更是用各種方法推動生命教育，鼓勵各級學校舉辦相關活動，使得各式各樣以生命教育為名號的活動如雨後春筍般面世。在民眾生活水平日漸提升，而憂鬱症、暴力或自殺事件卻不見削減的威脅下，市面上也出現各種組織機構以各種管道加入生命教育的行列。生命教育因著不同的領域、不同的面向、不同的專業、甚至不同的人（又稱專家學者）而有不同的主張與作法，出現如春秋戰國般多元文化的生命教育景況。我們不禁要問，究竟生命教育的理念與內涵為何？有無共識基礎？又誰（專家學者嗎？）適合從事生命教育？要落實生命教育的場域在哪裡？

整合文獻的看法，生命教育「是關乎全人的教育，目的在促進個人生理、心理、社會、靈性全面均衡之發展…是關乎與他人、與自然萬物、與天（宇宙主宰）之間如何相處互動的教育。」生命教育的目標在於「使人認識生命（包括自己和他人），進而肯定、愛惜並尊重生命；以虔誠、愛護之心與自然共存共榮，並尋得與天（宇宙）的脈絡關係，增進生活智慧，自我超越，展現生命意義與永恆的價值。」（引自吳、黃合著，2003）

對於生命教育的場域，我試著從二個受教育的群體系統來探討：正規教育系統（指學校或制式教育）領域、一般大眾或社會教育系統領域。

二、正規教育系統（指學校或制式教育）的生命教育

儘管大家做了很多努力，生命教育還是無法正式進入小學的門，至少目前它還不是一門正式課程。儘管生命教育活動多如牛毛，試問有多少小學老師會有計畫地處理這個主題？有多少學校能正視與生命或處理與死亡有關的危機呢？在小學能處理這個主題通常是跟老師的個性、對生命或死亡議題的安適感、教學風格、人際溝通技巧、同理心等有關，並無特殊或周延的準備。目前的師資教育學程中，並沒有規定要求他們修習跟生命或死亡有關的課程。

大多數的小學教師、父母和校方人士不看重生命或死亡教育對孩子的重要性。他們很多人甚至有一個迷思，認為這個議題會造成孩子的心理傷害，或認為孩子對此議題不會有興趣，或他們不懂。然而，文獻卻寫得很清楚，大多數七或八歲的孩子都會發生生命價值意義的相關問題，也知道死亡是一個不可逆轉的事件。…至少，我們應該教導老師們，當生命或死亡相關事件發生的時候，他們應該怎麼辦。

中學的生命或死亡教育做得比小學好一些；但離做得夠好還很遠。目前台灣生命教育已經有計畫地列入高中教育的選修課程之一，很多老師是在健康教育或輔導活動課程中加入一章與生命或死亡有關的內容，有些老師是將這個議題與其他單元整合或融入其負責的單元課程。事實上，我們的青少年，有很多人都關心著生與死的議題。很多人擔心天災人禍、核武摧毀、大飢荒、兇殺、或



其他死亡的形式。我們必須要讓我們的年輕人有機會談論、分攤他們的害怕、焦慮和挫折。我們必須要給他們機會對於可能的解決方案交換想法、舉辦辯論等。我們必須給他們機會去做實質的事情：寫信給政府或是媒體。

在大學裡，生命或死亡議題的課程又是如何呢？由很多資料顯示，很多大學院校已經提供這樣的課程，目前仍有激增的趨勢，也已經發展到了社區大學。關於生命、瀕死與死亡的課程很受歡迎，如果說這是一種狂熱，那這股熱風就還沒過去，很多學生都對這個議題十分感興趣。看來大專院校層級的生命或死亡教育是廣泛被接受的，比較令人不確定的是教學的品質。在這方面，同樣的我們沒有一個篩選的標準。

總之，在教室裡，教師若無法談論生命或對死亡否認，則每當有危機發生時，就勢必要請醫護人員、諮商師、校園心理學家或來自大專院校的教授們來處理這問題。教師要從事生死教育，是應有充分的準備。

三、一般大眾或社會教育系統的生命教育

一般大眾對於生命或死亡的態度與展望

上，我看不出有何主要變化。事實上，還是有很多的時候顯示著我們對生命或死亡的態度跟廿年前舊時的沒什麼兩樣。在我們的社會裡，傷人、自傷或自殺事件頻傳，民眾對（自己或他人）生命的不尊重也顯現在青少年的死亡統計（見表一），以2005年台灣青少年（15-24歲）的死亡原因來看，非疾病因素（事故傷害、自殺與他殺等）顯然比疾病因素更值得注意，也提醒我們，生命教育必須從小教育，使能在成長過程中面對挫折，理性因應困境。

美國有很多研究發現，黃金時段和週末下午的14:00小時電視節目裡，約有300起死亡事件出現，其中五分之四是暴力事件的後果，而這些節目卻只有不到10%描述了極度悲傷的反應。台灣的電視節目傳達暴力事件的頻率也不亞於西方社會，孩子們花在電視機前面的時間多過他們在學校的時間。當正規教育系統不提供倫理或生命教育，這些非正式的社會教育系統就會對我們的孩子產生更多負面影響，這是令人擔憂的事。

生死是自然的，但它不是芝麻小事。總的來說，大多數電視節目都會扭曲生命或死亡的面貌；卻在同時，讓新聞將血淋淋的恐怖死亡帶進客廳。

表一 台灣2005年15-24歲（青少年）死亡原因

死亡原因 (排名順序)	事故 傷害 (1)	自殺 (2)	惡性 腫瘤 (3)	心臟 疾病 (4)	他殺 (5)	腦血 管疾 病 (6)	肺炎 (7)	先天 性畸 型 (8)	糖尿病 (9)	支氣管 炎氣喘 (10)
死亡人數	1115	264	187	60	33	21	19	16	9	7
男	836	166	113	39	26	12	9	8	5	7
女	279	98	74	21	7	9	10	8	4	-
百分比	52.5	12.4	8.8	2.8	1.6	1.0	0.9	0.8	0.4	0.30



媒體也扮演社會教育的工作。台灣1999年九二一地震以及2003年的一場SARS危機事件，證實了我們的社會對生死危機處理模式是大量依賴著傳播媒體，而媒體對生命或死亡的無知與死亡事件的複製卻往往帶來恐懼的效果，顯然媒體工作人員也需要生命教育，才能透過他們的服務場域提供另一種形式的生命教育。當SARS危機過後，我非正式地問了幾位中學教師，很少人在他們的課堂上提出來討論。這是一個值得爭議的話題，我們的年輕孩子如何想法？為什麼我們害怕討論？讓年輕人自己去論斷？誰受到這件事的威脅？

我們的社會也已經日漸出現Bob Fulton有關哀悼逐漸式微的現象，這個逐漸消失的哀悼行為可能就是我們對生命或死亡主要的反應模式之一。Fulton也認為大多數社會在儀式上的悲傷表現也在遞減當中。我們給予下一代什麼樣的生命價值觀？我們對下一代示範了什麼樣的愛、關懷與尊嚴的模式？這些在生命或死亡教育上，難道不是無意間隱藏著的課程，卻是那麼的具有影響力？Fulton和夥伴們觀察到孩子們仍經常被摒除在葬禮之外，於是他們甚至可能無法學到我們的儀式，更別提感同身受的經驗了。事實上，我們的年輕人是很關心戰爭、兇殺以及核武。美國自1975年起，University of Michigan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針對中學生對於核武戰爭的態度持續做了年度調查，一直都顯示著有30%的學生對於核武戰爭是「擔心」或「十分擔心」的。他們可以跟誰去討論心中的恐懼呢？通常不是他們的父母，也不是老師，而是跟他們一樣擔憂的同儕。

對於大眾的生命或死亡教育就是對父母、教育工作者與其他助人專業者的生命或死亡教育。對父母或家長從事生命教育將可以使孩子遠離家庭暴力的陰影；對老師

從事生命教育可以使老師助人又利己，陪伴學子度過生命中的危機；對助人專業者（如警察、消防隊、媒體工作者等）的生命教育將可以融入助人工作過程，間接影響他人的生命；顯然我們在這一層面的教育還做得不夠，有待努力。

四、展望未來

無論如何，台灣生命教育的領域已然拓展，也有逐漸生根的現象。那麼，我們可以在這個基礎上再要求具有高品質的生命或死亡教育，我們應該如何做呢？也許可以在以下幾個重點上繼續著力、灌溉、施肥。在這裡提出我的看法：

- （一）我們可以進行一些調查以識別到底生命或死亡教育進行得如何了，而非憑空猜測。透過這些調查，我們也可以確認有哪些學校、老師、和其他關鍵人物願意投身在生命或死亡教育的發展。
- （二）建立生命教育知識平台，溝通互動，對於生命或死亡教育的主要目標取得共識。生死教育是一個多元化的領域，而這個教育領域的成員也是多元化的群體，應有一個可以互動發聲的平台，建立共識。
- （三）健全專業組織，吸收新會員。台灣已有生命教育的相關學會或協會，鼓勵從事生命教育領域的工作者加入專業組織，提供社會服務，彼此教學相長。生命教育要有能見度，整個社會大眾就是專業組織最適切的論壇。我們可以利用組織的力量協力共事。將我們在生命教育上的努力帶進學校，這個工作不該是獨立作業的，不應被個人的力量分散。
- （四）發展制度性或組織性的計畫以利行動。我們需要有系統的、包羅萬象



的計畫。例如，如果我們覺得青少年自殺是個適合切入生命教育的點，我們就應該發展防治模式，將心理衛生教育編入生命教育計畫中，效法WHO發展成全球健康計畫。

- (五) 整合生命教育資源。我們應該將學校與其他組織結合起來，如同個人應該聯合起來共事，組織與組織也應該以相近的目標攜手合作。我們必須與主流的教育、行政、諮商、和其他學校人事等專業組織合作，不僅要把生命教育帶入學校，也要帶進社會各個層面。
- (六) 發展適切的教學內容與教材，在正式的教育管道，我們應該將有效的生命或死亡教育發展成為必修或選修的課程；在非正式的教育管道，則可以透過民間團體的力量，出版刊物或提供直接協助之資源。
- (七) 培育教師，發展教育訓練制度與管道。生命或死亡教育需要真正的教師，他們需要具備自信、敏銳度、能迴響的、樂觀…就是那些好的特質。生死教育所需的老師是要能夠面對他們自己的生命與死亡的老師，雖

然個人經驗非常有幫助，可是並不能因此把我們變成生命或死亡教育專家。

- (八) 發展生死教育評估的工作，建立有記錄的制度；可靠的方法與測量工具；做好品質控制。

臺灣目前生命教育面臨的困境是正式教育系統與非正式教育系統不一致的失調狀況，我們經常見到學校正規教育系統努力倡導生命教育，卻可能由一則暴力或不倫事件的新聞報導扭曲了教育理念。生命教育的正式與非正式管道應齊頭並進，受到同等重視，以免一方失衡而全功盡棄。2005年教育部委託社團法人台灣生命教育學會建構「生命教育知識平台」，在教育部生命教育學習網（<http://life.edu.tw/main/>）中架設「時事評論區」與「諮詢輔導區」，提供教師社群針對時事提出評論與見解，為生命教育發聲，透過理念互動與經驗分享，建立共識之外，並以生命影響生命。台灣宗教博物館設立的生命教育領航員聯誼會也將於2006年底出版「生命教育」期刊，不僅提供關心生命教育的各方人士一個可以呈現理念與成果的園地，也為生命教育的場域開拓了更大的空間。無疑地，生命教育在關心人們生命健全成長的同時，也促進了自身的成長。

參考文獻

- 吳庶深、黃麗花合著，2003。生命教育概論。台北：學富文化。
- 林綺雲、張盈堃、徐明瀚，2004。生死學：基進與批判的取向。台北：洪葉。